



魯齋遺書卷四上

中庸直解

中庸 這是一書的總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程子是宋時大

儒名頤字正叔號伊川下一子字是男子之通稱上

一子字是後學之尊稱程子解中庸說這理具於人

心無所偏倚所以名之曰中行之日用不可改易所

以名之曰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程子又說中者

是天下共由的正道庸者是古今常行不變的定理

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天下之人誰能不由這道理行後古至今誰能變易得所以說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此篇是指中庸這一本書子思是孔子之孫名伋孟子是子思弟子名軻恐是懼怕的意思程子說中庸這一本書乃是孔門師弟子相傳授心上的妙法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當時只是口口相傳及到子思之時恐怕去聖愈遠後面未免有差

失處乃把平日口授的言語寫在書上傳與他的弟子孟軻這一書始初說性命原於天只一箇理到中間却散為萬事如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類無所不備及至末章推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只是這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放是推開的意思彌是充滿上下四方叫做六合卷是收斂的意思玩是玩味索是思索程子又說這箇中庸的道理推開去則充滿於六合收斂來則退藏於一心中間意味無有窮盡都是着實有用的學問

不比那虛無寂滅之教不可見於行事善讀這書的
玩味思索於其中義理件件看得明白以之脩身而
身脩以之治人而人治自少至老終身受用有不能
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 命是令性即是理天生人物既與之氣
以成形必賦之理以為性便是天命令他一般所以
說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率是循道是道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的道路所以
說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 脩是品節之也性道雖是一般而氣稟
或異故不能不失其中聖人於是因其所當行者而
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所以說脩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是日用事物
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如何須臾離得他若其可離則是外物而非率性之
道矣所以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是故
是承上文說子思說君子因道不可離心裏常存敬
畏於那目所不覩之處雖是須臾之頃亦戒慎而不

敢忽於那耳所不聞之處雖是須臾之間亦恐懼而不敢慢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是幽暗微是細事獨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就指那隱微說子思又說幽暗之中細微之事人以為可忽者殊不知其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更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所以君子之心既常戒懼而於此幽暗之中細微之事雖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尤必極其謹慎而不敢忽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喜是喜悅怒是忿怒哀是悲哀樂是快樂子思說喜怒哀樂這四件是人之情未與物接時都未發出來乃是人之性這性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既與物接這喜怒哀樂發將出來件件都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子思又說這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從此出道之體也所以為天下之大本這發皆

中節之和便是率性之道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道
之用也所以為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是推極的意思位是
安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又說人能自戒懼而約之
以至于至靜之中無所偏倚則吾之心正天地之心
亦正故三光全寒暑平山岳奠河海清而天地各安
其所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
則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故草木蕃盛鳥獸魚鱉
咸若而萬物各遂其生矣

右第一章前面自天命之性至萬物育焉是子思作中

庸第 一 章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仲尼是孔子的表字

君子是能體道的人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
常的道理小人是不能體道的人反是相背的意思
子思引他祖孔子之言說君子之人於中庸之道身
體而力行之日用常行無不是這道理故曰君子中
庸小人之人於中庸之道不能身體而力行之日用
常行都背着這道理故曰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時中是隨時處中無忌憚是無敬忌畏憚

的意思子思解上文說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既有了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故曰小人而無忌憚也

右第二章這是中庸書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即是那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子思引孔子說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有這中庸的道理不失之太過不失之不及所以為至只是百姓每少能盡得這道理已非是一日了所以說民鮮能久矣

右第三章這是中庸書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者天理之當然即是那中庸的道理子思又引孔子說這中庸的道理不行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只為那明智的人知之太過以為道不足行那愚昧的人知之不及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所以這道理不行於天下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是有德的人不肖者是不賢的人孔子說這中

庸之道不明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只是賢者好行
那驚世駭俗的事既以道為不足知常過乎中了不
肖者卑汙苟賤既不能行這中道又不求所以知常
不及乎中了此道之所以不得明於天下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是譬喻明與行說
味是譬喻中說孔子又說人於日用間誰不飲食只
是少有能知其滋味者正恰似這中庸的道理誰不
要明誰不要行只是明不到那中處行不到那中處
所以有太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這是中庸書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子說中庸之道因是不明於
世所以不行於世子思引來承接上文鮮能知未之
言以起下章大舜能知能行之意

右第五章這是中庸書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是虞帝
知是知之明問是訪問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之言
語隱是不宣露的意思惡是不好的言語揚是不隱
匿的意思善是好的言語執是執持兩端如小大厚
薄之類中是中道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有虞帝舜他

是大知的聖人他凡遇事物之來好要訪問雖聞淺
近的言語也好要審察若所言不好的便隱而不發
若言語好的便稱揚於衆不但如此於那好言語中
間又執持兩端自家度量取其合着中道的用之這
是大舜不自用其知取衆人之知以為知此知之所
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這是中庸書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知
是聰明的意思驅是逐罟是網獲是機檻陷阱是極

的坑坎都是揜取禽獸者期月是滿一月子思引孔
子之言說天下之人箇箇都說自己明知然日用之
間禍機在前便當辟去今乃被人驅逐如禽獸落在
網罟機陷之中陷在陷阱坑坎之內不知辟去如此
豈得為知乎天下之人箇箇都說自己明知然處事
之時辨別衆理擇得箇中庸便當謹守不失今乃不
能滿一箇月便已失去如此又豈得為知乎言知禍
而不知辟譬喻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這是中庸書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回是孔子弟子顏回擇是辨別的意思拳是奉持的意思服是著膺是曾子思引孔子之言說顏回之為人於天下事物都辨別箇中庸的道理但得了一件善道便拳拳然奉持在心曾問守得堅定不肯湏臾失了這是顏回知得中庸道理明白故擇之精而守之固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這是中庸書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是平治孔子說天下國家是至難平治的然資稟之近於知者能均得爵祿是至難推却的然資稟之近於仁者能辭得白刃是至難冒犯的然資稟之近於勇者能蹈得三者雖若至難其實容易至於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雖若容易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到得所以說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這是中庸書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田字子路抑是語辭而是汝子路好勇故以強為問孔子答他說汝之所問者

乃是南方之所謂強與北方之所謂強與抑是汝之所當強者與其說詳見下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是寬容柔是柔巽無道是橫逆不循道理孔子說如何是南方之強人能寬容柔巽以教誨人之不及人或以橫逆不循道理的事來加我我亦直受之不去報復他這便是南方之強蓋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此則君子之道故曰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是席金是刀鎗之類革是盔甲之類孔子又說如何是北

方之強那刀鎗盔甲是征伐時所用的凶器人所畏怕的今乃視之如卧席一般雖至於死而無厭悔之意這便是北方之強蓋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此則強者之事故曰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君子是成德之人和是和順流是流蕩強是強勇矯是強貌強哉矯是贊歎之辭倚是偏着變是改變塞是未達孔子說人若和順易至於流蕩君子雖與人和順而不至於流蕩其強之矯矯者人若中立易至於偏

倚君子能卓然中立而不至於偏倚其強之矯矯者君子當國家有道之時達而在上不改變了未達之所守其強之矯矯者當國家無道之時雖至於死不改變了平生之所守其強之矯矯者這四件是君子之強乃學者之所當勉孔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這是中庸書第十章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字當作索字是求也隱是隱僻怪是怪異述是稱述孔子說有等人深求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要行人之所不能行這等所為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肯為此事哉所以說吾弗為之矣

君子導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是依塗是路廢是棄已足止孔子說君子能擇乎善遵依此道而行然用力不足行到半途却廢棄了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聖人自謂我却導道而行行必到盡處自不肯半途而廢了非勉焉而不敢廢則至誠無息行必到那盡處自有所

不能止所以說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人者能之
依是循遯是隱遯悔是怨悔孔子又說君子不為索
隱行怪則依乎中庸之道而行又不肯半途而廢是
以隱遯於世人不見知亦無怨悔此中庸之成德正
吾夫子之事而謙不自居所以說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即是中庸之道惟君子為能體
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子思
說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則微

妙而難見如下面說的便是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 子思說這君子之道就一事上說雖至愚的夫
婦他也有箇自然之良知不待學而知者若論到那
全體至極處雖生知的聖人也有知不盡處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能焉 子思又說這君子之道就一事上看雖是箇
不肖的夫婦他也有箇自然之良能不待學而能者
若論到全體至極處雖安行的聖人也有行不盡處
這兩段都是說君子之道費而隱的意思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憾是怨恨的意思子思說這君子之道若論到那全體至極處不止聖人不知不能雖天地也有不能盡處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或當寒不寒當熱不熱或水旱虫蝗或風雷霜雹或為善的不降與他福為惡的不降與他災也未免喫人怨恨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子思又說這君子之道若就那廣大處說則極於至大而無外舉天下載不了就那微小處說則入於至小而無內舉天下破不開這都是用之廣處然其所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便是體之微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是大雅

旱麓篇鳶是鷓鴣鳥戾是至躍是跳淵是水深處其是指此理而言察是昭著詩人說鳶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于淵子思引而解之說鳶飛戾天是言此道理昭著于上魚躍于淵是言此道理昭著于下皆出率性之自然這便是費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這便是隱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是託始的意思子思又說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處而言

託始於夫婦居室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及那至極處昭著於天高地下之際無非此道之呈露子思言此所以通結上文費隱之意

右第十二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便是率性之道子思引孔子之言說率性之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的人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離了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便不是道了所以說不可以為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詩是豳風伐柯之篇伐是砍伐柯是斧柄則是法則豳風之詩說人手中執着斧柄去砍那木來做斧柄那斧柄長短的法則不必別處遠求只就這手中所執的便是道之不遠於人亦是如此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睨是斜看孔子又解詩說把手中所執的斧柄與那所伐的斧柄比來雖是法則相似還有彼此之不同故伐木做斧柄的看那手中斧柄的法則尚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以是用治人猶言責人改

是改過孔子又說執柯伐柯固有彼此之不同若是
以人治人則為人的道理都在各人身上所以君子
責人就用他身上原有的道理如事親之孝事長之
弟這道理都是各人原有的若是不孝不弟便把那
孝弟的道理去責他他若肯改過為孝為弟就便止
了再不去責他這是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不是要
他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盡已之
心叫做忠推已及人叫做恕違是彼此相去的意思
道即是率性之道孔子說忠恕這兩件與率性之道

相去不遠知人以橫逆加於我我心裏不欲他如此
則推已之心以度人知道他的心與我一般我也不
以此橫逆加於人這便是忠恕之事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自謙
說君子之道有四件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不
能盡得下文乃詳言之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
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求是責孔子說所謂君子之道四而未能一焉者何
以見之且如為子之道在於孝我之所責乎子者欲

其孝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事父却未能如我之所
以責子者為臣之道在於忠我之所責乎臣者欲其
忠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君却未能如我之所以
責臣者悌為事兄之道所責乎弟者欲其悌於我反
求乎我之所以事兄者却未能克盡其悌信為朋友
之道所責乎朋友者欲其信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
交朋友者却未能先施之以信這四件君子之道孔
子都說未能其實是自謙之詞

庸得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庸是平常庸德
是常行的德行庸言是常說的言語行是踐其實謹
是擇其可慥慥是篤實的模樣替羨之辭也孔子說
人與那平常之德必要踐其實而後行於那平常之
言必要擇其可而後說然行常失於不足有不足處
不敢不勉力將去言常失於有餘若有餘處不敢盡
說出來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
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言行相
顧如此豈不是慥慥然篤實之君子乎凡此皆不遠
人以為道之事也

右第十三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是見在位是地位
願是願慕子思說君子之人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
為其所當為無有慕外之心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 富貴是有爵祿的貧賤是無爵
祿的夷狄是外國患難是困苦君子見在富貴便行
那富貴所當為的事見在貧賤便行那貧賤所當為
的事見在夷狄便行那夷狄所當為的事見在患難
便行那患難所當為的事這是說素位而行的意思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是安舒的意思子思說

君子於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間惟為其所當為隨
其身之所寓坦然安舒無所入而不自得這是承上
文素其位而行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是
怨憤子思又說君子居人上以臨下則安於在上之
位不肯陵虐那下面的人居人下以事上則安於在
下之位也不敢攀援那上面的人惟正其身而不求
於人自然無有箇怨憤的心上面不敢怨憤於天下
面也不敢過尤於人這是承上文不願乎其外說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是平地俟是等候命是天命險是不平穩的去處徼是求幸是不當得而得的子思說君子素位而行隨其所寓都安居在平易的去處一聽候着天命無有慕外的心小人却常行着險阻不平穩的去處以求理所不當得者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射是射箭射弮裏面畫布叫做正棲皮叫做鵠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射箭的人與那君子人相似君子凡事正已而不求人射箭的人若是不中那正鵠只責自家射的不好不然尤他人豈不有似君子乎這是通結上文的意思

右第十四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道即是中庸之道辟與譬喻的譬字同邇是近登是升卑是下子思說君子之道固無所不在而進道的工夫却自有箇次序不可躐等辟如行路一般要道那遠處必須從近處起程方可到得未有不由近而能至遠者辟如登高一般要到那高處必須從下面上去方可到的未有不由下而能升高者所以說君子之

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孥 詩是小雅篇合是和合鼓是彈琴瑟

都是樂器翕也是和合耽是久孥是子孫詩經裏說

人能和於妻子意氣和悅有如彈琴瑟一般宜於兄

弟心志和樂樂而且久為室家的則相諧和無乖戾

的意思為妻孥的則相懽樂無怨怒的意思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順是安樂孔子因讀這詩歎息

說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上面為父母的

心其亦安樂矣乎子思引詩及此語所以發明上文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是陰氣之靈神是陽

氣之靈氣之伸處便是神氣之歸處便是鬼這是天

地之功用造化之迹這德字不是德行只是說性情

功效性情是鬼神之體功效是鬼神之德用這便是德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思神在天地間無所不在無所

不能豈不極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體物是為

物之體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鬼神無有形象目視

之而不可見無有聲音耳聽之而不可聞其體雖至
隱而其用則至顯凡物之生都是陰陽之氣合凡物
之死都是陰陽之氣散是鬼神為物之體凡物都遺
他不得此鬼神之德所以為盛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 齊是齊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美盛的衣
服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子思又引
孔子之言說鬼神之靈能使天下的人齊明以齊其
內盛服以飾其外畏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
見那鬼神之靈洋洋乎流動充滿仰瞻于上便恰似
在上面一般顧瞻于旁便恰似在左右一般這便是
體物而不可遺之驗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
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字解做况字射是厭三箇思
字都是語辭孔子論鬼神為德之盛於此引大雅抑
之詩說鬼神之來格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得而測度
况可厭怠而不敬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是真實無妄之謂
孔子又說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雖若微妙難知
然體物不遺洋洋如在却又甚是顯著夫鬼神之德

微之所以顯者何哉蓋鬼神不過是箇陰陽合散而陰陽之合散無非是箇真實無妄的故其發見昭著之不可揜如此這又是總結上文的意思

右第十六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宗廟是祭祀祖先的去處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古之聖君帝舜其可謂之大孝也與何以見之以言其德則德之盛至于為聖人以言其位則位之尊至于為天子以言其富則兼四海之內而皆有之由是上而有宗廟之建則祖考歆饗

其祭祀下而有嗣續之傳則子孫保守其胤祚帝舜德位福祿件件都到那至極處此其所以為孝之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位祿名壽是大德的徵驗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人君有盛大之德必然得天下至尊之位必然得天下至厚之祿必然得美好的聲名必然得長遠的壽數蓋有其德必有其驗如舜有大孝能得祿位名壽便是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是材質篤是厚培是培養覆是覆敗孔子又說上

天生物必因他材質而加厚他凡物之栽植的有生
長之理便降雨露以滋養他物之傾仆的有覆敗之
理便降霜雪以覆敗他所以明舜之有德必得位祿
名壽乃是天道自然如此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是大雅假樂篇嘉樂是可嘉可樂
憲字本是顯字令德是美德宜是合民指百姓說人
指百官說保佑是眷顧的意思申是重孔子引詩說
可嘉可樂的君子有顯顯之美德在外合乎百姓的
心在內合乎百官的心故能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
主天既從而眷顧之又從而申重之即是天因其材
而篤之的意思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是受天命為天子孔子又細
結上文之意說有大德於己者必受上天之命而為
天子如舜有大德而得祿位名壽便是

右第十七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憂是憂慮文王是周文王王季是文
王的父武王是文王的子作是創始述是繼述孔子
說從古帝王心無憂慮的只有文王如何見得蓋文

王上有王季之賢而為之父下有武王之聖而為之子王季克勤王家其功德已創作於前武王奄有四海其功業又繼述於後此文王之心所以無憂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武王是周武王纘是承繼大王是武王的曾祖王季是武王的祖父文王是武王的父緒是統緒戎衣是盔甲之類孔子又說武王纘繼他祖宗大王王季文王的統緒一着戎衣以伐商紂遂有了天下百姓每都仰戴稱羨他他自身不失了天下顯著的名聲以言其尊則至於為天子以言其富則兼四海之內而皆有之上而祖考則安享宗廟之祭祀下而子孫則世世保守帝王之基業此武王所以為達孝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末是老大王是王季的父王季是文王的父先公謂組紺以上至后稷又是大王王季的祖孔子說當初武王到老年來方纔受天命為天子故制作的事不曾為得到周公相成王乃推文王武王的意思及乎王迹之所由起故大王王季生時

未嘗稱王今特追尊以王者的稱號組紺以上未嘗
為天子又推大王王季的意思把天子的禮來祭之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斯字解做此字達
是通庶人是百姓上文那尊親的禮不獨行於朝廷
又推之以制為禮法通行於天下使凡天下為諸侯
的為大夫的為士與百姓的各得以尊其親這可見
周公的達孝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 葬是葬埋祭是祭祀孔子說周
公制禮法以通行於天下若為父的曾做大夫為子

的却做士父沒了時安葬便是大夫之禮祭祀使用
士之禮若為父的只做士為子的却做大夫父沒了
時安葬使用士之禮祭祀使用大夫之禮蓋葬用死
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禮當如此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 期是一年喪是喪服達是通達的意思子
思又引孔子之言說周公制禮以通行天下大凡伯
叔兄弟一年的喪服自庶人以上通於大夫皆行之
天子與諸侯都不行了若是父母三年之喪則下自
庶人以上至於天子皆通行之蓋人皆由父母而生

恩深義重無有分別所以說無貴賤一也

右第十八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是通達達孝是通天

下之人皆謂之孝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武王周公能

孝其親通天下的人無一箇不稱他做孝所以謂之

達孝下面說的便是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能繼是

繼續志是心志述是傳述事是事功人是指前人說

孔子又說武王周公所以謂之達孝者無他只是他

能繼志述事而已蓋前人有欲為的心志而未成他

便能繼續之使有成就前人有已成的事功而可法

他便能傳述之使不廢墜了所以通天下的人無不

稱他做孝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脩是

整飭祖廟是祭祀祖先的去處陳是陳設宗器是先

世所藏的重器裳衣是先世所遺的衣服薦是供薦

時食是四時該薦的品物孔子又說武王周公制為

祭禮當那春秋的時節便整飭那祭祀的去處陳那

先世所藏的重器設那先世所遺的衣服供薦那四

時該用的品物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是次第昭穆是宗廟的
位次左邊向南為昭取昭明之義右邊向北為穆取
深遠之義武王周公制祭祀宗廟之禮祖宗神位左
邊為昭右邊為穆各有箇次序其子孫助祭的也各
因祖宗的昭穆以為次序故曰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
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爵是公侯卿大夫事
是宗祝有司之職事旅是衆酬是導飲毛是毛髮齒
是年數宗廟中祭祀必以公侯卿大夫的爵位為次
序所以辨別貴賤之等宗祝有司的職事必擇禮儀
純熟者為之所以辨別賢能之人到那祭祀將畢行
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
酬這是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到那祭祀已
畢行燕飲之禮則以毛髮之色為坐次高下這是只
論其年數之長幼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是踐履位是祭祀的
位禮是祭祀的禮奏是作樂是祭祀的樂敬是恭敬
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愛是慈愛所親是先王的子孫
臣庶事是事奉孔子又說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其所制祭祀之禮當祭之時踐履着先王
祭祀的位行着先王祭祀的禮奏着先王祭祀的樂
誠意篤至恭敬先王的祖考恩誼周徧慈愛先王的
子孫臣庶先王雖死事奉他如生的一般先王雖亡
事奉他如存的一般這祭祀中間都是繼志述事的
意思所以謂之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
是祭天社是祭地先是指祖宗說禘天子宗廟之大
祭追祭太祖之所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享嘗是

秋祭之名四時皆有祭此特舉其一件示與視看的
視字同掌是手掌示諸掌言易見也孔子又說郊社
所行之禮所以祭祀上帝與后土宗廟中所行之禮
所以祭祀祖宗這禮中間都有箇義理人能明得祭
祀天地之禮祭祀祖宗之義則仁孝誠敬無所不至
推之以治天下便似看那手掌一般這等容易所以
說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右第十九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哀公是魯國的君文武是周文

王武王布是陳列方是木版策是竹簡古時未有紙
割用木版竹簡寫書息是滅魯哀公問孔子說為政
的道理是如何孔子對說文王武王雖已沒了當時
所行的政事都陳列在木版竹簡中如今若有那時
這等的君臣則文王武王的政事便都興舉了若無
有那時這等的君臣則文王武王的政事便都息滅
了所以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是快速的

意思樹是種蒲盧是蒲葦孔子又告哀公說以人立
政易於興舉譬如以地種樹易於發生甚是快速那

蒲葦 地尤是易生之物但種上便發生出來以人

立政正如種蒲葦一般何難之有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人是賢

臣身指君身說道即是天下之達道仁是本心之全

德孔子又說人道敏政所以人君為政在乎得賢臣

以為輔佐要取用賢人又須脩自家身以為法則要

脩自家的身必須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

的道理要脩這道又須全盡本心之德不可有一步

虧欠德全於身則有是君有是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上一箇親字是就奉事說下一箇親字是指親族說宜是分別事理各有箇當然處尊是敬賢是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是等級禮是天理之節文孔子又說仁是人所得以有生之理具這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有仁便有義義是分別事理使之各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先於尊賢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然親親中間自父子兄弟以至于宗族姻黨自然有箇降殺尊賢中間大賢則事之為師次賢則資之為友自然有箇等級這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那天理之節文又從此而出故曰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此句當在後面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即是理孔子又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若自家身有不脩便無以為取人的法則所以君子在上的不可不先脩其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若不能盡親親之仁便無以為立身的根本所以欲脩其身不可不先事其親

欲盡事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若不能知人則所親
或非其所由或非其道不免辱身危親所以思事
親又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是天理
之自然若不能知天則自家心裏不明於人之智愚
賢否皆不能辨別所以思知人又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達道
是天下古今人所通行的道理三是指下文知人勇
三件昆弟即是兄弟孔子告哀公說天下古今人所
通行的道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却在於知仁勇
三者之德那五件是天下的達道相臨而為君臣君
臣有箇義的道理相生而為父子父子有箇親的道
理相配而為夫婦夫婦有箇別的道理同氣而為兄
弟兄弟有箇序的道理同道而為朋友朋友交接有
箇信的道理這五件是人入之所固有入入之所通
行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
承上文說達道雖人所共由然必知以知此道仁以
體此道勇以強此道這知仁勇三件乃天下古今所
同得之理所以說天下之達德然要行這三達德又

尸在一件是那一件不過是誠而已誠是真實無妄
這三達德之中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
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這三箇知之都是說知那達道人性雖無不善而氣
稟則有不同故於那達道或有生而自能知知的或
有學而後能知知的或有困心衡慮發憤強求而後
能知知的這三等人其聞道雖有蚤晚然到那知之
之地只是一般所以說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這三箇行之都是說行那達道孔子又說人於
那達道有不待學而安然自能行之的有真 篤好如
貪利而行之的又有龜勉強力而行之的這三等人
其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成功的去處也只是是一般
所以說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這子曰
兩箇字是書中多寫了的字學是學那達道近是相
去不遠的意思力是用力耻是耻羞孔子又說人有
未及乎達德而求入德的若能嗜好學問講明義理
雖未便盡知之德而可以破其愚惑是亦近乎知矣

能自強不息勉力於行雖未便盡仁之德而可以忘其私欲是亦近乎仁矣能以不如人為可羞耻務要求及乎人雖未便盡勇之德而可以起其懦弱是亦近乎勇矣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知天下國家矣斯字解做此字三者指上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句人是對自己說國是一國家是一家孔子又說人君若能知得好學力行知耻這三件便能入三達德行五達道脩身的道理不過如此故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只後此推將去便可以治人故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一箇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若推將去則天下的人一國的人一家的人無有不可治的故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是常體是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的意思子如父母愛其子一般百工是各色技藝柔是寬卹的意思遠人是遠方來的如商賈賓旅皆是懷是

懷服孔子說大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的
道理第一件當先脩治自家的身子第二件當尊禮
有德的賢人第三件當親愛同姓的親族第四件當
加敬那爵位隆重的大臣第五件當體念分理庶務
的羣臣第六件當子愛天下的百姓第七件當招來
那技藝百工第八件當寬恤那遠來的商賈賓旅第
九件當懷服天下諸侯之國這便是九經的條目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人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道即是達道諸
父是伯父叔父昆弟是兄弟孔子又說治天下國家

常行的道理有九件每件各有箇效驗人君若能脩
治自家的身子則道成於己自然做的百姓每的表
儀故曰脩身則道立人君若能尊禮賢人將道理都
講明了自然無所疑惑故曰尊賢則不惑人君若能
親愛同姓的宗族與他同享富貴自然無有怨恨故
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人君若能敬重輔弼大臣
則信任專一小臣不得離間臨事自然無有迷眩故
曰敬大臣則不眩人君若能把自已的心體羣臣的
心知他心裏所欲則羣臣必感恩圖報都盡心盡力
與朝廷幹事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勸是悅後的意思歸是向
畏是畏服孔子又說人君於國中百姓能愛惜保養
如父母愛子一般則百姓每蒙其恩澤自然悅後故
曰子庶民則百姓勸人君於百工技藝能招來安輯
他則百工每將他工作互相換易以生貨財國家用
度自然充足故曰來百工則財用足人君於那四方
遠人能柔而撫之則凡為賓旅的聞風慕義誰不來
歸故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人君於那天下諸侯能
以恩澤服諸侯則天下歸之

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齊明是齊其心之

思慮使之明潔的意思盛服是美盛的衣服動是就
行事說這以下是九經之事孔子又說人君於那未
接物時齊明以齊其心思盛服以肅其容儀到那接
物之際又隨事省察不合於理便不妄動則内外交
養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故曰所以脩身也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讒是讒言諧人

的色是女色貨是財貨德是有德之士人君於那讒
諧的小人斥逐他不使之在左右於那美好的女色

齊遺書四上 三十四
踈遠他不使之在目前於那寶貨財物輕賤他不汲
汲去求取只一意貴重那有德的賢士大夫則天下
賢才皆有所勸勉而樂為我用矣故曰所以勸賢也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
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位是爵位祿
是俸祿盛是衆盛忠是盡已之謂信是以實之謂人
君於宗族之親尊其爵位以貴之重其俸祿以富之
兄弟婚姻不使相遠好惡之事必與之同則有恩有
義親族都各遂其情故曰所以勸親親也人君於輔
弼大臣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不使他親理細務則大

程